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二十二

仁宗皇帝紀十一之一

明道二年春正月戊寅直集賢院李昉上耕籍類事五卷王
后儀範三卷 罷館閣讀書初光祿寺丞盛申甫馬直方在
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職 上止令太官給食候三年
與試因詔後母得復置 癸未詔三司鑄明道元寶錢 有
司言近制 皇帝寶冊法物金用二千七百七十八兩 皇
太后寶冊法物用金二百八兩銀一千六百七十七兩 帝
曰此雖舊制亦橫費也自今止依 皇太后例參用金銀
己丑宰臣呂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上所注御製三寶讚 皇
太后發願文 庚寅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者聽官其嫡孫
若弟姪一人仍降子一等 二月戊戌司天監言含譽星見
東北方其色黃白上有光芒長二尺然觀者皆以為彗云

庚子詔淮南江南民被灾傷而死者官為瘞埋仍祭酹之先
是南方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困飢成疫氣相傳死者十
二三官雖作粥糜以餉之然得食輒死村聚墟里幾為之空
甲辰 皇太后宿齋垂拱殿乙巳服禕衣花釵冠乘玉輅以
赴太廟改衮衣儀天冠內侍贊導饗七室 皇太妃亞獻
皇后終獻受冊文德殿 帝奉賀還宿天安殿遂赴東郊
丁未祀先農行耜田禮 儀使張士遜奏 皇帝三推而止
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願推終畝士遜固請乃推十
二步而止御觀耕臺三公以下咸推盡壠悉過五推之數禮
畢御正陽門大赦 太宗親耕耒耜命大僕寺丞秘藏之民
年八十以上每遇長寧乾元節許赴州縣燕設其父母年八
十者與免一丁著為式權罷江淮發運司今年春漕以濟飢
民御天安殿受冊

嘉祐四年裕享赦書又申明免丁之令本
紀于此年失不載遂以嘉祐四年為事始

也誤辛亥 上作措田詩賜近臣詔措田陪位舉人免將來文

解 三月庚寅以 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蒙

天下善醫馳傳赴京師 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其官謫者皆

內徙丁謂特許致仕 甲午 皇太后崩遺詔尊太妃為皇

太后 皇帝聽政如 祖宗舊規軍國大事與 太后內中

裁處賜諸軍緡錢 乙未 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

臣且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

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何以見 先帝乎 帝悟以后服歛

即命呂夷簡為山陵使既宣遺詔閣門趨百官賀 太后於

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

上春秋長習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

執政無以奪 夏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詔 皇帝

與 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

宸妃事聞者 上號痛累日不絕壬寅追尊宸妃為 皇太

后甲辰詔改葬于永定陵 大行皇太后山陵五使並兼追

尊 皇太后園陵使或言 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 上

亦疑焉曰易梓宮 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

具用和入告 上嘆曰人言其可信哉乃于 大行神御前

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平生分明矣改葬易梓宮李用和視

見聞錄乃云上也太常禮院言冊 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

親視之蓋不然也請如咸平二年故事百官上牋曰殿下稱教旨或懿慈而不

上表從之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

抗言請 皇太后還政 太后怒竄于嶺南至是特錄之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

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封覆奏內

降除官輔臣審取處分罷創修寺觀毋進乾元節香合及山

儀 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召知應天府龍
圖閣學士刑部侍郎宋綬通判陳州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
仲淹赴闕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以入內供奉官四人勾
當院藥院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
知江德明為西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鈐轄三陵副使東染院
使羅崇勳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洛苑副使楊餘懿為齊州
都監楊承德為同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信為岳州都監
楊安節為晉州都監武繼隆為蘄州都監任守忠為黃州都
監蔡舜卿為潞州都監初 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
通請謁權寵頗盛叅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偕以為亂
上不欲暴其罪狀止紕之于外揚懷志江德明二人未見責官當考己未門下
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澶州樞密使昭德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張
耆罷為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護國節度使判許州尋改
陳州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夏竦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
潁州禮部侍郎叅知政事陳堯佐罷為戶部侍郎知永興軍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范雍罷為戶部侍郎知荆南府尋改揚
州又改陝州樞密副使吏部侍郎趙禎罷為尚書左丞知河
中府尚書左丞叅知政事晏殊罷為禮部尚書知江寧府尋
改亳州 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 太后欲留
使從 帝讀書夷簡曰 上富於春秋非親儒學之臣怨亡
益 聖德即日命還邸 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
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人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其勸 帝語甚切 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皆 太后所任
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即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

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
調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或說呂夷簡為相士遜不知已故薦以自代使上思已復召用
之按士遜先為相今但自集賢遷昭文館耳恐好事者歸
說今不取然士遜先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李迪
為相夷簡實引之也以奉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王
隨為叅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權三司使事李諮為
樞密副使 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王德用為檢校
太保養書樞密院事始 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
用曰補軍吏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 太后固欲與
之卒不奉詔乃止 興國寺東火近張耆宅耆乞兵防護德
用不遣 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 太
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 上閱 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
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
以馳驅自効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
當大任 帝遣使者趣入院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學
士權三司使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時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內侍捕得
三司小吏鞠之逮及數百人 帝怒使齊按之迹其所來無
端 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齊曰此小
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疏一夕三上 帝
大悟止笞數人而已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
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飢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
以御史中丞召其在青州不逾歲也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
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初聞遺詔以 太妃為皇太后參決
軍國事亟上疏言 太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

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為太子中舍監豐國監仲弓嘗請如唐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 太后讀其奏怒曰不作此負 祖宗事裂而擲之用是得知吉州 上以累更赦宥止薄責焉 壬戌始御崇政殿 癸巳上 大行太后謚曰莊獻明肅追尊 太后謚曰莊懿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太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言母以子貴廟以親升蓋古今之通義也 莊懿皇太后輔佐 先帝誕育 聖躬德冠掖庭功流宗社陛下感深罔極追薦尊名既復寢園將崇廟室謹按唐武宗韋太后以追尊升祔穆宗之室 皇朝孝明孝章皇后並祔 太祖之室懿德明德元德並祔 太宗之室今 真宗一室止祔 莊穆皇后感禮未稱請俟園陵畢以

易之方

五

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 真宗之室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惟演既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 帝意 辛未比田員外郎龐籍為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閣門取垂簾儀注盡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物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于執政孔道輔曾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籍與馬絳並命今獨紀籍 癸酉詔曰 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 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皆有節紫氏李氏大長公主入見猶服髮髻 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陳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且髮落見

太后亦請帕首 太后曰大長公主 太宗皇帝女 先帝
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 太
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賜族人
御食必易以鉛器曰由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絕繻練裙
侍者見 上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 太后戒曰彼皇帝嬪
御飾也汝安可學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
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崇德故絀曹曹修古等
太后保護 帝既盡力而 帝所以奉 太后亦甚備 太
后嘗命工為 帝結珠鞍 帝心不欲之然不敢毀以寘
真宗神御殿其恐傷 太后如此及 太后崩言者多追斥
垂簾時事左司諫范仲淹言于 帝曰 太后受遺 先帝
保佑 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過以全大德 帝大感悟
乃降是詔 出內藏庫緡錢三十萬下三司助山陵 罷羣

牧制置使時上封者言羣牧既自有使而武臣以樞密兼制
置事不時決故罷之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復置 丙子命宰臣張士遜撰
籍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為編修官直史館宋
初為檢討官既而初言 皇太后謁廟事不可為後世法乃
命止撰籍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大用之為張士遜所沮丁
丑以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都省院判太常
寺知審官院 置并州管界巡檢一員詔諸州無同判處其
當直司事同幕職官決遣之 己丑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
而數動搖則衆聽惑何以訓迪天下天聖所修敕令既已
頒宣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縣具奏
聽裁 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後王曾之請也 六
月戊戌詔罪人令衆者自五月盡七月十一月盡正月特免
之 祠部員外郎李溥為直集賢院溥進士第三人及第其

性昏狂朝廷不以文翰任之至是久次援例自陳執政特為之請乃始帖職議者不以為宜也 禮賓使李用和未有宅詔寓館芳林園固辭不敢受 丙午以惠寧坊第賜之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 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朝而奭遂死矣嗟惜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薦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顰疾甚從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也 甲寅許著作佐郎張充于館閣讀書前詔罷館閣讀書充宰相李迪壻迪特為請之仍詔不得為例 戊午減天下歲所貢物仍令諸州毋得以貢餘餉遺近臣後侍御史知雜事李紘之請也 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附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后 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 先帝以懿德配饗 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 莊穆著位長秋祔食 真宗斯為正禮 莊獻母儀天下與 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 莊懿 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 先帝謹重之意况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 上裁之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謂 莊穆位崇中壺與 懿德有異已祔 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 莊獻輔理十年 莊懿誕育 聖躬德莫與並退就后廟未敢眾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小歌呂以饗先妣先妣者姜原也帝譽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閔宮宜于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饗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饗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恭依己未命權知開

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辛酉以天章閣待制王駿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駿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得問于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十餘人喊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知曹州李仲容在西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為張士遜所喜秋七月丙寅加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密州尋改汝州又改許州士遜罷乃入判史館仲容誥復也知制誥前咸平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孚為廬山縣兵馬監押坐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云乙亥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仍委轉運司于所部選詞學若公勤者為考試監門封彌官 丁丑擢鎮海軍節度推官張龜年為著作佐郎再知富平縣仍以其治行風告天下張龜年不知何許人何人荐之當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

考翔記云吏民詣開舉

八

州為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 上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且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 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 帝前且言儉人誣陷善良以搖朝廷若一開姦萌臣亦不能自保 帝悟寘文吉于法誣諫官事亦不下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中淹為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灾傷請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 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啄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其一曰 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于府庫財帛皆出于民加之飢年艱食如此願下裁造務後苑作坊

文思院糧料院取 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其
二曰爵不尚德則仁者遠賞不以功則勞臣怨國家太平垂
三十暴斂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聚于艱
難散于容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願陛下無數赦必欲肆
赦推賞求典禮而後用之一則不壞于法二則不傷于財且
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于行師之時不擾
于下今橫為陳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其三曰天之生物有
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諸路歲以饋糧於
租稅之外復又入糴而浙一路七十萬石以東南數路計之
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官以傷財民且乏食
至于造船之費並以正稅折充又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
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商賈轉徙度歲無還
裨販之人淹遲失業在京權務課程日削國家以饋運數廣
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
羸兵六人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為軍在道逃死
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尚未知全
活乃知饋運之患不止傷財其害人如此今且銷冗兵削冗
吏禁游惰省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以租稅
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東南歲省官錢數百萬緡或上
京實府庫或就在所給還商旅商旅通行則權貨務入便漸
廣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
可以兼行矣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于度支
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伐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
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
人則百萬緡矣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人
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

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既廢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棟鄉兵人無歸望號怒之聲動于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監也請下殿前馬步軍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其五曰汧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羅之則絕戎人用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祿山為亂王師敗于函谷曾何救焉且騎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纁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萬緡其間老弱者尚艱于乘跨况戰鬪乎然西北戎馬不可不收既至京師宜多鬻于民間假其芻牧或有邊用一呼可集又重稅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內為武備且減芻秣以億萬計其六曰江淮發運司歲漕六百餘綱省員殿侍並以歲勞改班

行若國家稍節用度則可減綱運酬獎之人其押汴綱歲改職者欲止賞以緡錢諸州軍都知兵馬使歲滿勅攝長史司馬如實廉幹湏令諸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薦子弟善弓馬可任邊防明書策可幹錢穀者並令引見試驗其能否若無取及年幼者止與奉職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崇文院秘閣龍圖閣皆本朝所置又有昭文館集賢院各補書吏尚書省六官二十四司加以九寺又增三司禮部太常寺典禮樂又置禮儀院太常禮院刑部大理寺典刑法又有審刑院假如常帶文館職事者並以直崇文院及本院檢討檢理為名其諸館人吏一歸于崇文院而罷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者今以一百人為額其餘並移補諸司其八曰真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壁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于民可以寬重斂施之于

士可以增厚祿施之于兵可以拓舊疆矣自今願常以土木
之勞為戒 上嘉納之仲淹正傳云上救弊十事而不載事
也知正傳何據 從知陝州范雍知永興軍是歲飢疫關中為甚
雍親為賑恤至是得疾去 戊子詔以旱蝗作沴去尊號中
睿聖文武四字告于天地宗廟令中外直言開政舊制集賢
院學士在京始給實俸于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
府而自請之士辰詔在外者亦給遂著為令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一之二

明道二年八月丙申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章獻太后遣內侍張懷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沆永新人也沆與孫抃同時直集賢院今但記沆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頽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我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錄其壻劉勳為試將作監主簿懷安軍判官熊文雅言母老願以三任誥身授母一邑封詔特與之仍令流內銓注文雅家便試銜知縣壬寅名

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新廟曰奉慈從翰林學士馮元侍讀學士宋綬等議也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

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此時未復提刑詔乃有之恐後人所增今削去提刑字壬子宰

相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冊免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既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以塞天異上慰免之

丁巳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資政學士之下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綬為之太平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學士為文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程羽李昉後不復除授承明既灾更命新殿曰端明于是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矣然訖無拜文明殿學士者綬固辭端明不聽許解龍圖閣許之綬因上言帝王御天下在摠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箔自陛下躬親萬幾內外延首渴見聖政宜新之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導陛下之

意取頃 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倖或徑取升擢議者以謂
恩出 太后而已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
周上何以致此且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 帝
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之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
趨令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 太宗常曰國家無外憂
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共濟是為內患
可深懼也 真宗亦云唐朝朋黨大甚以至王朝卑弱願陛
下思 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 三司
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于內藏庫庚申出緡
錢百萬賜之因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錢糧本無內外蓋以
助經費耳士遜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 九月
甲子詔閣門使班宣政使之上又詔諸司使至三班使臣並
五年一磨勘帶閣門祇候者四年諸司使副仍以五資為一

轉

會要以宣政使為昭宣使當考
明年二月己亥遷資更參詳之

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赴本鎮初惟演欲為自安
計首建二后並配議既與劉美觀又為其子暖娶郭皇后妹
至是又欲與 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奏惟演
不當擅議宗廟又言惟演在 莊獻時權寵太甚與后家連
姻請行降絀 上諭輔臣曰 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
諷即就告身入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
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為御史中丞矣 上
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
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說
神御 壬午 莊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 上顧輔臣曰
朕欲親行執紼之禮以伸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
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紗幘頭淡黃衫

從官常服黑帶奉引 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廷中皆改哀服
奉辭隨梓宮攀號不已左右固請止 上泣曰劬勞之恩終
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 冬十月知諫院
孫祖德言護國節度使兼侍中張耆建樓于私第下瞰社稷
祠壇請毀撤之詔可 丙申詔天下山林自天聖七年以來
為豪民規佔其利者悉還官與百姓共之 丁酉祔葬 莊
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于永定陵 甲辰詔曰先王不
以浮靡示天下今兩川歲貢綾錦羅綺透背花紗之屬皆女
工蠹也其以三之二易為細絹供軍須 時 上富于春秋
左右或欲以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于前日殿中侍御
史龐籍言今螽螟為災民憂轉死北有邸律西有拓拔陛下
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費以循民之急 上
深納其言 己酉祔葬 莊獻明肅太后 莊懿太后主于

奉慈廟

辛亥

上諭輔臣

曰近歲進士所試詩賦多浮華

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 詔內

外京朝官釐務者並三歲一遷官從三司判官鄭戩之請也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路開封府推官始 莊獻皇

太后稱制下莫敢言得失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

太后意出知崇州遵路至崇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

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十全八九范仲

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為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

頒示諸州為法并付史館崇州即通州遵路淵子也京佐府

不三月又遷鹽鑛判官 丙辰追贈周悼獻王祐為皇太子

祐本名玄祐以犯 聖祖諱乃止書曰祐 戊午門下侍郎

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為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

小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罷為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許州先是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

上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 莊獻太后謚冊退

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

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為

言也復思夷簡 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呂夷簡為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

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德用

為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宋綬

為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事蔡齊為樞密

副使 己未張士遜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

揚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勳

下 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勳為使相 上曰

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草制

常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

改論者非之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程琳為御

史中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范諷為龍圖閣直學士權

三司使事琳辭中丞不拜乃授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輒罷不然被

謗議或以事去獨琳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一歲中獄常空

者四五舊制學士以先後入序班時狄棐先諷為龍圖閣直

學士而諷盛氣凌棐宰相李迪佑諷特詔諷班棐上論者非

之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

制 上即位之初尚循 真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前殿故

也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所謂襍

變之賦者也亦謂之訟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

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 帝既躬耕籍田因詔三司訟納

物以類併合于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
第分麗細二色百姓便之 十一月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薛
奎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 莊獻崩二府大
臣皆罷去奎獨留 帝且倚以為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
詔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龍圖閣待
制孔道輔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代程琳也道輔時守
南京召用之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 上雅意所屬
故也 丙寅詔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
官刊修唐書故也 寇準以責死既十一年庚寅赦書始復
太子太傅甲戌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塔屯田員外郎張
子臯復直史館仍令賚詔賜其家祭酹之又贈左驥驥使英
州團練使周懷政為安國節度使 丁丑改集賢殿為肅儀
殿 在禁中 聖祖所臨降也初曰真游以奉道像後改集
聖于是再葺之更今名 戊寅大理評事劉渙為右正言初
渙上疏 莊獻太后請還政 太后怒議黜面配白州屬
太后疾革宰相呂夷簡為稽故不即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
夷簡請褒擢 上既用渙頌謂夷簡曰向者樞密既亟欲投
竄賴卿以免夷簡謝曰渙疎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 太后
必疑風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 上喜以夷簡為忠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
代堯咨于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
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
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 己丑以度支判
官刑部郎中章頻兼侍御史知雜事頻時奉使契丹未還尋
卒于紫濛館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吳克荷護其
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

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柩歸仍以知襍
誥賜其家錄子發州司理叅軍詢為大理寺丞訪為三班奉
職訪即許也 辛卯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言刑部舊分
四案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才一人
請令四案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與改京
官又請令法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詢奏及二年亦與改
京官並從之 十二月命叅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國朝會
要 乙未樞密使王曙言天下廂軍止給諸役而未嘗教以
武伎其中頗有材勇之人宜漸加訓習以升隸禁軍從之
丙申 上謂輔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
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 上曰朕承 先
帝之託况以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
服多以縑繒為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太官進膳
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
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 上曰此偶與卿等
言之非欲聞于外嫌其近名尔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
獄官八年復置又權停于是 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
提點官轉運司不能一一躬往讞問恐浸致寬濫宜選賢明
廉幹不生事者委任之則民受其賜矣乃復致諸路提點刑
獄官仍參用武臣此據樞密直學士王駿嘗建此議 上采
用之此據王 丁酉詔諸路轉運副使自今出巡須歲一徧
所部止得以兩吏自隨仍委諸州軍具所至日月以聞 癸
卯詔崇文院舊有火禁自今遇館閣宿直聽留 甲辰以京
東飢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奉路上供之數 丁未
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
李迪除二人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 祖宗法也

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之

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

皆惶恐遂出沔浦城人也此段參取江氏禠志及張氏政要然

毋得除授沔浦城人也政要謂除兩人為司諫正言則誤也

戊申出宮人二百上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

民間物貴恐出宮人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上因曰曩者

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已悉還其家矣此據

景初元年八月壬申詔又具載此語張士遜甲寅改正陽門

曰宣德天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曰端明今年始改承端

明始除學士又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見踈而后挾

莊獻勢頗驕後宮為莊獻所禁過希得進及莊獻崩

上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妬屢與忿爭尚氏嘗

於上前出不遜語侵后不勝怒起批其頰上亦起救

之后誤查上頓上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

白上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

后而危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

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願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

曰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其議不可聞于外也居久之

乃定議廢后夷簡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疏乙卯詔稱

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名清悟別居

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與樞密御史中丞孔道輔

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

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

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戶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銅環

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呂夷簡

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于

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
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
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
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上堯舜之資而公頌勸之效昏君所
為可乎夷簡不能荅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
與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諍而夷簡即奏臺
諫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丙辰旦道輔等始
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
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道輔比還家敕
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
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絳平陰人也偕奏乞
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少連疏曰臣初
聞非時召大臣兩府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內都下喧然以為

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翌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
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于追復是以羣詣
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令就中書高議宰
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
臣等例皆蒙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
不勸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逐責中外皆以為非陛
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
竊觀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
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
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宗
申錫前史以為美今陛下未忍廢斥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
為妃諫官御史安敢嘿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
為忠亮乎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

侵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氣侵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切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怨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澀肝胆披情素為陛下廓清氣侵蔽翳之類易曰夫夫婦夫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形外也昨者二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中宮被譴入道又傳降為妃而離宮庭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為皇后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陵夷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陛下且妃后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於陛下不告之于天下不請之于祖宗而陰行臣子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陛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奸邪之人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封奏者慮后不利于聖躬故築高垣制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宜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別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伏况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于宸聽縉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氣侵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耳夫中宮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內外之臣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納內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先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曰掖庭爭
寵而遂廢后則何以書史冊示子孫况 祖宗以來未嘗有
廢后之事詩云無念尔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
恐奸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漢武驕
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
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別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
德施于天下而獨不加于中宮乎願詔復中宮美號杜絕非
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不美哉苟為
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于他日宮闈
不正之亂未測于將來惟聖神憲焉訖不報正史實錄並云
此承按廢后時諷罷中丞而書無不相狀特郭勸傳云郭后廢議前納
廢陳氏勸非進諫曰家不可儆宸極自后始郭氏非有大故寢按
議細陳氏非在明年秋不取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郭皇后

學古二

十

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沸騰自 太祖

太宗 真宗三后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
不能守 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
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
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况仲淹所諫大懼億萬
人之心陛下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
也昔 莊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 莊獻不敢行武
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之使 莊獻不得縱其欲陛
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
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設廢一婦人甚
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
臣者此乃唐奸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後世何足取法
若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正

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為天子 莊獻莊懿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慾之心廢黜后氏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于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 莊獻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 莊獻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 莊獻纔往陛下行文台命復與恩典復處憲署修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憐其忠耿不避禍難耳今仲淹所諫修甚于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况仲淹以忠直不撓 莊獻時論冬仗事大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既居諫列或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此今陛下聞過遂諫

上副宣諭之意而及于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者皆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從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務為易者而不為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誦稱職依違者為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勲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奸雄覩此已有窺覲之心陛下當兢兢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僚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不請廢嫡后遂諫臣使此醜聲聞于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

朝政不舉則奸雄益喜以為內外皆亂事勢相符必可集事
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
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
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使
奸雄不能窺陛下淺深社稷之福也臣昨免父喪赴 闕途
中聞此今至京師未及陛見忘不出位之責而昧死有聞于
陛下者臣實不惜一仲淹蓋惜陛下所舉措耳疏入不報
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于父為二人二聖人者執政
以悅 莊獻太后也後改明道字于文為日月並猶與天聖
義同時仍歲旱蝗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 丁巳詔
改明年元曰景祐 歐陽修歸田錄云明道犯契丹諱故遂不改
應二年始更契丹初不問年號但趙元昊以明字先是天
犯其父各故輒稱顯道契丹事則未聞故止後詔語先是天
禧初募人入緡錢京師及淮南江浙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煮鹽歲損所
在積貯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益復多于是參
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
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謀以砂土涉道
愈遠襍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
運河淺惡漕挽不行遠州却民頓乏食鹽而淮南所積一千
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
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
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州
使輸錢及粟帛計直與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
石可得緡錢二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
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
時造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

利也贍國濟民無出于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
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
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私
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使監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
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
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
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却其入錢京師增鹽與之并飭轉
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五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二之一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給田五頃戊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民役之重者自里正歲滿為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破產有累世同居因役離析者于是中書議欲稍寬其法癸酉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待制張宗象同三司議乃請川陝閩廣吳越諸路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為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勿復差鄉縣人詔行其說此據奉志聯書實錄在二月丙午甲戌詔曰天下承平久矣四海和附兵革不試而邊未撤警屯戍尚繁吾民從軍籍者多而服農者寡富庶弗臻其殆以此執政大臣其議更制兵農可以料天下為後世法者條列以聞河北轉運司刑部員外郎王汾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

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丁丑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等

五人權知貢舉詔去歲飛蝗所至遺種恐春夏滋長其令

民掘蝗子每一升給蒔米五升既而諸司言得蝗種萬餘石

又詔比禁京城穀出門其弛之江淮兩浙諸路毋得閉糴貸

淮南貧民種食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

先與劉越同上莊獻太后疏請歸正者也癸未詔曰朕念

天下士鄉學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狹或栖遲田里白首而不

得進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

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

朝御史歲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

以淮南歲飢出內藏絹三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中書言

京朝官在職事者並三周年許磨勘其任西川廣南當磨勘

者聽預三兩月前上歷任狀于審官院其因事替移及嘗降

差遣者並須四周年後之丙戌中書言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如舊制給御前印紙以書殿最後之始置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賢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為之日以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上問奭誰可代者奭薦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特置此職以處之後三歲乃遷天章閣侍講四年三月庚寅聽諸州衙前及無蔭人撲買官酒務權停淮南上供錢一年改繼照堂為繼聖堂是月趙元昊始寇府州二月壬辰朔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范諷為龍圖閣學士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奉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才異等三科及武舉用知制誥李洙之議也洙著上時政十議其一議周禮曰方今襲三帝之祚宜紹法百世大懼優柔曠日而無以振自天禧後莊獻密助內治以訖願命至於陛下繼統十年之間政出房闈內侍放縱邪路前滋天命有開王塗重輯盡慝愼斥大明軌制而經星弗序善氣猶鬱者殆天之意慮陛下快于事初以此儆悟之也今灾沴既頻賦入有限而用度不足恩賞濫舉吏員滋多而甄別未至居官者以因循自守不務遠圖求遂者以必遂為限無嫌苟得近臣外任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宿而易者或封章以求台衮或矯位以圖王爵任職則浮夸負言則擊搏不恥智詐不畏譏誚驕蹇貪冒甚非公路臣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其必常官職一授勿弗再易至于國用未足濫官未別冗兵疲馬橫賞浮費之類願命

近臣知治體者準三朝出入之數而樽節之此防微制本之術其二也議灾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五行曰僭常暘若謂僭差則常暘順之又曰土爰稼穡土于人其性信其事思其為咎也穿冒其為沴也稼穡不成天其意者謂爵賞過授近于僭差號令迭改非示信愨朝廷於方嶽大臣不吝命賜將相崇秩蠟等而進至于戚里宗室超越名級嬪嬙追命濫擬尊極軒墀下列遷補過優銓筭常資進陟太廣此不謂僭差乎又條制屢改或前勅未遑究宣後旨已令廢格或已授復追或未下輒止此不復號令不信乎又間者遣使傳開公廩以振貧乏然四民之別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養之理今之兵食吏祿百倍于古以此重費可深既即又轉饗艱遠濟貸不及或發丁運粟或募人貸錢惠未及下已重擾正是邀名者圖市恩而已臣願陛下修人

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而未足以彌民灾也其三議言事曰陛下臨清明詢納忠直然獻言之曰臣多涉矯激肆以為詆訐不謂頽理道苟飾非智詐圖惑聰明意在進身假名疾惡交章累牘須報乃已嚮已之直歸過君父豈副陛下詢納之意哉先朝有劉驥者輕為奏疏祥符八年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捭闔期在必行殊不知者近偽亂真辭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賕古人察言觀色正為此也願陛下每于進對之際深訪和僻之人辨其誠詐毋輕信用假用稱某人善者或大臣意欲援用碍於同列或已有一節之美先借他人張本自銜或常聞聖獎希旨稱述藉其為援預結朋比又有言某人非者或大臣所惡欲其斥去或聞上稱譽將有褒陟忌其進用巧為中傷或素懷憎嫉名聲輒已給合疑似挾情毀害如此之人奸險萬狀不可不防真宗常曰奸邪無狀誠難

察見若察其奸傾人而自進者十見八九此言至要願陛下
三省之其四議大臣曰兩府遷易稍頻固有傾邪上孤倚任
者然傷陛下簡靜之政矣夫大臣者國之股肱固煩審擇太
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
以薛居正沈倫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盧多遜又六年而用
趙普自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呂
蒙正張齊賢呂端五人當是時進者於納忠退而懼而修
省蓋進退宰相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以前三次遷改惟李
沆向敏中王旦畢士安寇準五相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
則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無疑似之說誠
以大度并容推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且權太重則臣下
難于久居言易入則小人得以交鬪太宗嘗謂宰相曰今四
方無虞與卿等謹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委相之體也其

五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才二百人至咸平
初四百人天聖元年踰千人自去歲覃恩又軼天聖之數矣
從前選人入京者歲不過數人至有十數考有勞効無殿犯
近臣屢薦而終不得改秩者遂使遠方大邑皆用幕職官承
乏今年判官簿尉四考輒得京官者日至四五遠邑無缺員
又以江浙授之是則推恩太廣于前也先朝嘗諭審官流內
銓主判官若灼有能績衆所稱者密以名聞當特旨升擢願
陛下擇三司主判官密令搜訪引對之際如先朝故事行之
其老疾懦弱之人間或退斥庶有所懲勸其六議貢舉曰開
寶以前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
國吏員益衆試以庭試廣收士子太宗委之春官自咸平後
乃復廷試則是以天子之尊而親春官之職且取人太廣又
一日之藝未極所長數日考覆難盡其當願陛下約今歲吏

部關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先委貢院考試然後委文學
近臣三兩人覆閱可否陛下與執政之臣啓封閱名彙求聲
實第以科級如此則天下之士可得實才矣其七議制科曰
吏部故事選人格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
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第優等補官此則有司銓品常調選
人判超循資之式而陛下親御軒陛審覈課試非其職也願
罷此科其詞學異衆自可舉才識兼茂詳明吏理之科又禮
部茂才異等本求出類之雋頗聞不利鄉薦者始來應書望
更為嚴制以革僥冒之人其八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
講武議國初強侯未平祖宗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興國
後築臺揚邨以備大閱真宗咸平初又闢闢場于東武原發
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皆躬親訓練示不忘武備方今
繼承平之治兵革不用三十年矣遂使連營之士不聞鉦鼓

之聲孔子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願陛下按通禮屬兵講
事而躬親閱之其九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
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為方色月為之令行令不順則
五沴應之近歲以來氣序繆戾水旱弗節意者有司行政之
間或爽順時之理天應以異固當變而修政願陛下申命有
司講修舊禮以氣至之日集文武官讀時令于天安殿至尊
升坐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恢和令之美其十議入閣曰唐
寶歷後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閣儀後雖五代倣擾猶或不
廢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
設待官即令候封官崇元殿即今大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名
殿即今大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
宗三行其禮真宗亦三行之繪圖講習歲之禁幃茲禮之廢
向踰三紀願曰盛時修起之 先是召知鳳翔戶部員外郎

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 上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皇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限年並許特奏名 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候歲豐補之 丁未詔叅知政事王隨翰林學士承旨盛度各與一子官以嘗詳定解池鹽法也度自言放行解鹽三年收到種鹽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餘斤乞更銓轄兩池廣謀種造務令大段增剩故賞及之 三月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亘田野全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園皆滿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魯生書填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虛取于民朝廷斂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

名以嚴急為術或辨偽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畏尾二者政殊而同歸于弊夫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擇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灾息願先與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職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徒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灾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令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使起大獄勿用繇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則虛意譎譎而聖言罔惑矣 丙子詔御試進士題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知邢州殿中侍御史張奎母病奎輒刺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丁丑賜奎綿帛羊酒及母死奎廬于墓自負土植柏人言其孝 戊寅御崇政

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己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士張唐卿楊察徐綬等五百一人諸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如舊制惟授官特優于前後歲唐卿察綬並為將作監丞通判諸州第四第五人為大理評事簽書節度州判官第六人而下並為校書郎知縣第二甲為兩使幕職官第三甲為初等幕職官第四甲為試銜判司主簿尉第五甲為主簿尉唐卿貴州人察肥水人綬山陰人起子也是年天子待進士恩禮加于前後歲此據劉攽所作徐綬墓銘解州西池畦戶積逋鹽三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席詔蠲其半夏四月辛卯賜高麗國賓貢進士康撫民同出身仍附春榜壬辰詔鎖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鎖廳舉人試不合格者並坐私罪至是始除之天聖四年閏五月辛未己有詔錄廳應舉者下第免責罰今復有是詔當是前詔止謂下

學七十七

七

第今詔并指取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億為禮部尚書謚曰文國朝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為寇準草奏請太子親政為丁謂所排不得奏而致準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賞故特贈之初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可嘗勸止準敗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欲理準舊勳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美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乞加謚億忠字奏雖不行詔送史館龍川別志載王曙藏楊億草稿及勸止謂遣曙出使誅不附己者則楊億由李遵勗論列與別志不同今從別志遵勗蓋乞附見謚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教工人免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美人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辛丑賜光祿寺丞劉玘同進士出身其妻

父樞密副使李諮為請也仍詔自今獻文及恩例與試者更
不賜及第但賜出身同出身玘綜孫也 丁未出內藏絹三
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糧草 癸巳詔御史臺置殿中侍
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候二年除御
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府判官從中丞韓億之請也然唐制
亦有侍御史裏行今獨遺之 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監
直講王洙同刊修廣韻畧仍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時
祁等言廣韻畧等疑混字舉人程式簡或誤用有司難論
立執異同乃致上煩親決故請加撰定新江東轉運司蔣堂
言竊見諸路差武臣知州軍等多是素昧條教不知民事欲
乞自今除扼束邊陲之處合選任近上武臣外其餘州軍即
改差文資上令諭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並須擇人會
景祐元年四月 五月乙丑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景祐元年四月

五月乙丑

八

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程琳為三司使 先是三司併合田
賦訟納諸名並為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穀
麥黍豆合為一易于句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
名增之是其重困民無已時也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
所取輒覆奏罷之內侍表言琳顯琳聞之自直于 帝曰三
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於臣何有 帝曰然明
二年 既已施行琳但有此議論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
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注營一兵之費可給屯注
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三千十萬其
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
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使六百人
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
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

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汭
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必革入中粟價常踴貴而
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即選廂
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行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於邊
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覲恩賞
違令者重置之法如此則疆場之臣而國用有餘矣帝嘉
納焉此說據本志在景祐元年今附見丁卯禁民間織錦背綉背及遍地
密花背透西川歲織上貢者亦罷己巳詔中書堂後官自
今遷至員外郎並與外任提點五房公事三年者代之庚
午詔諸路提點刑獄廨舍與轉運使副同在一州者並徙他
州辛未御崇政殿西廡召輔臣觀講書罷軍頭奏事自是
遂為例秘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
史裏行始此沔會稽人也壬申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賜

三司以河南府學為國子監後唐同光三年初建文宣
王廟咸平二年重修舊址名府學于是直集賢院謝絳論奏
乃正監名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三頃廣州轉
運司言交州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李德政發兵境上捕
逐詔遣公永等還仍諭德政撫存之樞密使蔡齊言蠻去暴
歸有德請納之給以荆湖閑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
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明年蠻果為亂王蒙正子齊
雄嘗坐殺人除名齊雄莊獻姻家未更赦復官事下樞密
院樞密使王曙將奉行之齊曰如此法撓矣安可奉行且度
曙不能執明日獨奏齊雄恃先后勢殺人不死又亟復官是
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固稱不可帝從
之按成都金繩院註紀天聖十年蒙正以國子博
士知鳳翔齊雄為三班奉職不知後遷何官淮南制
置發運使劉承穎獻輪扇落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此非所宜

獻承穎欲以此媚上耳乞付外毀棄以戒邪佞甲辰詔還之
左屯衛將軍馬季良安置滁州道人擊登聞鼓得致仕侍御
史知雜事揚偕言致仕所以優賢季良既貶斥不當得有詔
勅鼓司御史中丞韓億以謂事之行不行在執政有司何罪
乃納勅中書 上以億當具奏取旨不當擅納敕書特釋之
仍勅鼓司官吏法寺言官吏當贈金亦釋之據會要乃六月十七日乙巳事
丙午以應書判拔萃科路州司法叅軍江休復為大理寺丞
張伯玉林億閣詢並除西使幕職官休復陳留人億開封人
詢鳳翔人也二月乙未己罷書判拔萃科不知江休復等何更不除此科六月令已應科人御試休復等蓋是不御試經除官者己酉策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大理寺丞
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及武舉人于崇政殿育所對策入第
三等紳方平並第四等次而方平所對策不及三千字特擢

卷之七十一

之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為祠部員外郎
通判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崑山縣方平宋城人紳晉江人
育建安人也自秦悼王葬汝其後子孫從葬皆官官典護又
歲時上冢者不絕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前知襄城縣乃建言
凡官所須必著實數毋容使者妄索若羊豕之類願悉出太
官由是民省供費十七八官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
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輒
相戒約毋敢縱者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
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
一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癸丑詔尚書省
官嘗歷知州而無贓私罪者自今並除左曹凡吏部戶部禮
部為左名曹司勳考功度支金部倉部祠部主客膳部司封
為左曹兵部刑部工部為右名曹職方駕部庫部都官比部

司門屯田虞部水部為右曹天禧三年十月甲寅詔待制以

上歲遇乾元節已奏薦子恩澤其除外任非益梓秦而并廷

廣等六處毋得更有陳乞其再經郊裡欲以恩例奏異姓者

聽之 乙卯中書言太常博士李東之先于學士院試賜同

進士出身館閣校勘詔除直集賢院知邢州東之迪子也天

禧末迪罷相斥逐東之落職迪復相東之自陳于政府奏乞

檢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此據會要當考然會要于李迪當

有故詞亦必或曰迪與呂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

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迪所能乃問其所親曰復古門下誰

適與謀對以李無他客獨東之慮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

迪曰東之才可用當付以事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

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具奏得請迪父子皆喜不悟夷簡曰

奪其謀主也東之既受命居半歲迪果罷相此據龍川志

簡奏法東之兩浙提刑于實錄及東之本傳皆不見歷而浙

提刑恐即是除直集賢院知邢州也觀夷簡意正欲東之不

在其不悟恐耳故起法直集賢院知邢州見此事 閏六月戊

午朔賜杭州學田五頃 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

淑宗郊編三館秘閣書籍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

李冲容覆視之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

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 從益州路提點刑獄司辭舍於局

州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玳瑁龜筒先是三司言後苑作市

龜筒玳瑁有逾期不輸者 上曰前詔禁采龜筒安可復市

于民其罷勿市所造玳瑁器亦停從度支判官謝絳之言也

從絳言絳又言內藏庫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

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

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使聚穀入邊而茶鹽香礬之利悉

歸京師與夫滯積太盈利害遠矣又邇來用物滋滯賜予過

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
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
書不存則無所措置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逋考歲用而不裁
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又言號令所變則虧體利害偏
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行請罷內降凡詔
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
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太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時知
制誥宋郊言賢良茂才等科 上所親策乃與武舉人襍試
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也宜如故事命有司設幄供飲膳
斥武舉人就別試詔從郊請 己酉前西京留守推官歐陽
修為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修安
福人詢之裔孫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為官屬家有
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飲無節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

敕嘗屬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
過度耳眾客皆唯々修獨起對曰以修聞之寇公之禍政以
老而不知止耳曙嘿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
賢之修洙得館職據會要皆王曙所薦或稱青歐陽修等乃
王曾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
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曾始為留守度其至時修
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
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五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二之二

景祐元年秋七月辛卯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等上所定學士
舍人院召試人等第以文理俱高為第一文理俱通為第二
文通理粗或文粗理通為第三上下文理俱粗為第四而上
下純繆為第五凡七等先是考校舊規有優稍優堪稍堪平
稍低次低七等而品第高下未明至是度等約禮部式更定
之 壬辰朔旦妻盛氏上旦所撰續演聖論錄其姪拱辰為
太廟齋郎 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為主客員外
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裏行始此若訥衛州人也
乙未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景祐乾象新書初命同判司天監
楊維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占測之術纂而為書成三十
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

士龍圖閣學士盛度召對承明殿西廡問以邊計退而條上
十事又兼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右
諫議大夫范諷為給事中依前龍圖閣學士知兗州諷性倜
儻好奇節不拘細行雅善李迪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
世謂大事未易可識小事不足為所為終何事耶為中丞力
擠士遜援呂夷簡入相又合謀廢郭后欲夷簡引已至二府
然夷簡憚諷終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待
大臣之不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屢半歲者以留
免官勾祥源觀又從會靈觀既久不得意憤激求出又於
上前數毀參知政事王隨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
先出臣臣為陛下引奸邪去朝廷清矣及將行復謂其上
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將何益夷簡愈
惡之故尋被譴絀 己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

須密切體訪毋得出榜召人告首此詔遍下諸州今在憲法

稍異今參取修入與熙寧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指揮相閱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傅

王曙加同平章事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演卒

特贈侍中命官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自以才

能進文詞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嘗曰翰林學士備碩

問司典誥于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能觀何以稱職蓋諸文籍

併祕府又多藏古書帖名畫喜獎屬後進歐陽修尹洙皆出

幕下雖官居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嘗謂人

曰平生不足者吾惟不得與黃紙尾押字耳 天下常平倉

置已久領于司農寺 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

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使吳遵發路言本路

戶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拯卹

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吳遵發路言乃景祐三年四月今後

書志 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

計本量委散滯取贏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

粟有所洩今豪姓蓄賈乘時賤收而拙業之人旋至罄竭水

旱則稔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年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

于糶歲百姓困于凶年雖勸課官家至日見亦奚益于事哉

蓋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郡遠近戶口衆

寡時其飢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

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

供軍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

州郡關毋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衍傳載常平議在衍

見衍為中丞乃 甲寅冬官正張奎言自今朔若遇節首請

勿避 上令中書召司天監參議而判監丁謹言請如舊制

避之詔卒從奎議蓋太一者天皇之使常在北極之旁執計

上下統之奉命循行八宮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節凡月朔與所入部首支干同即主有兵事也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蒐部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衆來寇稱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烽通事蕃官言虜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以聞 八月庚申遣入內供奉官周惟德往環慶路體量邊事以趙元昊數入寇也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劉平為環慶路副都指揮 上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甚叛以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有將畧所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薛奎卒始奎以病罷政 上手書禁方賜之會小閭入見既歸疾復作遂不起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得如意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此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人尤善之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婿也 知制誥李淑等言太常博士直集賢館黃鑑嘗同修三朝寶訓書垂就而死請錄其嗣詔以鑑子敏為郊社齋郎 壬子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濶五寸十二日而歿 癸亥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王曙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故深自抑損喜學浮屠齋至蔬食泊如也子益恭以蔭為衛尉寺丞性淡於榮利

慕唐玉龜為人數解官曙始參知政事治第西京既成益恭
作書陳止足之義勸曙謝事退居導飲服食以養壽命曙為
詩答之然卒不可去益恭終無喪遂以司門員外院致仕日
閱古書奇畫自適間與浮屠隱者出遊洛陽名園山水無不
至云 甲子宰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 參知政事宋
綬以帝富于春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所漸乃上言自古守
成之君皆兢 抑畏不怠願省何者人心逸于久安而害生
于所忽故立防于事之始銷變于其萌之前若是致而應不
亦殆歟臣願飭勵羣司勿以承平自怠又馭下之道有三臨
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由移能斷
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念之
至若朝務清夷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愛
養王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之福也 綬言不得其時
附見上不豫前

戊辰

上不豫

庚午天平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王曾

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南京留守推官奉符石介貽
曾書曰伏聞驛騎走西洛召相公入為樞密使社稷幸甚天
下幸甚 皇上聰明神聖英威武睿即位十有三年不好遊
畋不近聲色恭儉之德聞于天下觀去年自四月一日之後
升任賢後黜退姦慝發號施令風行雷動可謂尸居而龍興
水默而神竦惟幾也成天下之務惟深也通天下之志惟神
不怒而威不疾而速矣睿志類乎唐太宗資材高于漢武帝
是時四夷側耳震駭海內聳目鼓舞人自以為逢堯舜家
家自以為登太平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
庭傳言道路流佈或言聖人好近女室漸有失德自七八月
來所聞又甚或言倡優日戲 上前婦人比淫宮內飲樂無
時節鐘鼓連晝夜近有人說聖體固是常有不豫春秋傳曰

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斯不得不為慮也
太祖 太宗 真宗三聖人以天下相傳授至于陛下陛下
當復傳于子傳于孫以至于億萬世也今聖嗣未立聖德或
虧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涵淫內荒萬一成蠱惑之疾社稷何
所屬乎天下安所歸乎今見變異人心憂危白氣徹霄凶灾
薦歲此天地神靈所以示勸戒警悟于陛下也見灾而懼猶
或變禍為福若日不悛灾益深而禍益長也為國家者可不
為深慮相公昔作元台今冠樞府中外更羨華夷具瞻社稷
安繫于相公社稷危亦係于相公相公久去近侍方自外来
聖眷正深君心所屬當此之時宜即以此為諫止則已諫
不止則相公宜辭樞衡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聰聽感動上
心也君執管仲不害伯之言以嗜欲間事不可極爭則遂啟
成亂階恐無及矣伏惟相公留意焉勿謂狂夫之言不足采

聽斯乃國家之計也相公或罪其狂訐賜之誅戮固所甘心
既踈賤在外不得極陳一言受斧鉞于天子之前以狂訐得
罪于相府亦其死所也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
出內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詔輔臣于延和殿合奏事其諸
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
氏為道士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
多進女口入內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
門以正內治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
體為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
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 上言之不
已 上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即命輶車載二美人出二美
人涕泣詞說云：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翌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遣誥中 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
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
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實意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
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有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
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

龍志

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謝絳為契丹生辰

使內殿承明閣門祇候李守忠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段少連為正旦使供奉官閣門祇候杜贊副之
契丹法天皇后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
蕃漢事蕭氏奴為團練使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千人范
陽無賴輩以故多占名為蕭氏奴契丹主以上尊酒銀帶賜
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契丹主疑內品告太后陰使左右殺內
品一人太后愈怒下吏禡治語連契丹主契丹主曰我貴為

學七

六

天子乃與四同谷狀鬱不平即律喜孫謀率兵逐太后以
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家遂殺永興宮都總管高常哥及
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繼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
北面蕃漢臣僚每歲遣使賀契丹主生辰正旦并及其母於
是罷之

聖宗乃隆緒廟號王向子直嘗以契丹降人田瑋所
言書虜事載契丹從其母于博蕩沙中恐即此也然

考按多不
合今不取

甲戌司天言彗星不見殿中侍御史龐籍言

故駙馬都尉吳元辰從子東頭供奉官守則近與尚繼斌子
婚前權三司使范諷遺以銀鞍勒守則監則藏庫諷為矯
奏羨餘改一官請付臺鞠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諷寢不報乙
酉籍與左司諫滕宗諒並坐言宮禁事不寔改祠部員外郎
出籍為廣東轉運使宗諒知信州宗諒嘗以 上體多疾奏
疏諫內寵其略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
倦色決事如不挂聖懷語太切直故出 據諒 始 上不豫

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魏國大長公主薦翰林醫學許
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言不可諸黃門請
身試之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上疾愈九月戊子授希
翰林醫官仍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嚮西拜帝
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敢忘
所師乎乃請以所得金創扁鵲廟廟為築廟于城西隅封神
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曰立太醫局于其旁希開
封人也己丑羣臣上表請復日不視朝膳表三上乃從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從之仍詔中書樞密院使雙曰有
合奏事亦許便殿請對十一月末癸巳詔每歲十月遣宗
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謁諸陵先是孟冬拜陵止今內司
賓往滄州觀察使守節言非所以致虔恭也請以身先之詔
從其請丁酉帝康復御正殿復帝膳范仲淹知睦州

不半歲徙蘇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
注之海募游手興作未就又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
績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仲淹復知蘇州免天下第九等
戶支移折變太子少傅晁迥既與太清樓宴復召對延和
殿問洪範雨暘之應迥據經以對帝出迥嘗所上神仙
可學致篇面令剖析既而獻斧宸恤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
頌凡五篇忽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詔
罷一日朝贈太子太保謚文元迥樂易純固服道履正雖貴
勢無所聞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以害物危人以自進平
生修身謹行始免慶膚之傷真宗數稱迥長者揚億謂迥
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
無一日廢學不喜術數有以命術語之者迥曰自然之分天
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江休復雜志云迥不信天書本傳無所見今附此

尚楊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

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或曰陳氏父號陳子誠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嘗許以為后矣至掖庭將酒御勺當御藥院閹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日擇士良曰陛下閱此何為上曰汝奚問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后豈不愧公卿大夫耶上遽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甲辰

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令冀王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后入宮乙巳命宰相李迪為冊禮叅知政事王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監察御史裏行會稽孫沔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秘書丞曲江余靖亦以為言不報戊申詔入內侍省以所估尚氏等會金帛二十餘萬貫賜三司給軍費壬子詔名皇太后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太后為稱冬十月庚申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仍詔淮南轉運使兼領發運使司事其制置茶鹽礬稅各歸逐路轉運司改崇信節度使贈侍中錢惟演謚曰思先是太常博士秘閣校理同知禮院張瓌議曰惟演歷清華升宥密博學業父此其所優也自母后助治逮主上躬政而附援求益迎合輕議為執法所糾左降偏郡夫位兼將相不為不達矣任易中外不為不用

矣宜引滿覆之戒而貪慕權要豐生不足此其所劣也以前
史稱沈約昧于榮利有志合同元稹大為路岐經營相位惟
演之謂矣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貧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
家訴于朝詔判太常禮院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貪無贖狀
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改謚
曰思詔可仍詔自今定謚須謚院集官衆議之 乙丑詔閣
門祇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使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
提點刑獄一員共七人舉之方許引對 丁卯詔中書提點
五房公事及堂後官自今以八員為定制仍叅擇選人為之
趙元昊自襲封即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
諸羌始衣白窄衫羶冠紅裏項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
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為官分文武或靴笏幘頭或冠
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蹠蹵穿靴或金帖紙冠間

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秃髮耳重環紫旒襪六垂束帶佩解結
錐短刀弓矢韃乘鯢皮鞍打蹲鉞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
貴賤元昊初制秃髮令先自秃髮及令國人皆秃髮三日不
從令許象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
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
人下詔約束之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告
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
事覺元昊斃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詔起
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內殿崇
班閣門祇候王中庸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郭
勸為吊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
既而元昊復立訛藏屈壞氏為元呢兀泥者太后也已巳頒
諸州軍土牛經前詔日官取舊文刪校重複為四篇知制誥

丁度撰序刊印其牛色及策人衣並以歲月支干納音相配
云 癸酉以淨妃玉京冲妙仙師清悟為金庭教主冲靜元
師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
瑤華宮 詔天下獄有重繫獄官不得輒預遊燕迎送 乙

亥詔諸路募民掘蝗子一升給二十錢 辛巳賜舒州學田
五頃 壬午命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貽直史館宋
初同按試王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
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
是命帝親閱視律準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磬刻滌
考擊用律準按試其聲皆合 十月己丑冊皇后 乙未進
封乳母高陽郡夫人許氏為崇國夫人 己酉詔親祠郊廟
乃用御所著樂章其有司攝事樂章令宰臣呂夷簡李迪分
撰之 御所製樂章
在明年六月 辛亥詔太常寺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

王武成王並田登鼓樂令學士院撰樂章東上閭門使榮州
刺史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女兄為后禮皆琮主辦于是奏
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
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寘于理時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
署知邠州 十二月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意
節嘗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
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 上欲用之會丁
母憂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皆警癸酉命亢為如京使
知安肅軍因入對曰虜歲享金帛甚厚今主孱而歲歉懼中
國見我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有一倍約臣請擐甲為諸軍
先 朝廷欲大發軍為邊備輔臣迭議 上前參知政事蔡
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逾盟已而果契丹祭天幽州以兵屯
境上耳 趙元昊獻馬五十足以求佛經一藏詔特賜之

舊邦惟新庭宇載清幅員欣戴將以執之若金石行之為軌
輒希陶唐之風襲文景之跡為一代之宏規冠千篇之良史
豈不大哉比及周歲頗異曩時內寵艷興中宮傾易揚尚恃
恩權勢特甚事由請行言自彼出君子小人腹誹切議幸賴
陛下神明義斷廢黜外官離合正家之道未遑刑國之宜功
業勿彰簡編安在累歲以來和氣猶鬱水旱相荐蟲螟屢生
粟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
郡疾疫流離生靈困憊民之間日之食廩無卒歲之儲既庶
而富曷其若是正當不足之時豈曰無為之化陛下不可謂
時無兵革乃誦太平政奉簡書便為端拱切恐禍生所忽亡
有其存漸至陵夷無將逸豫有唐天寶可謂覆車前春伏見
詔書布下每旦清政故天下之民謂我君為憂勤率仁之化
翹足可待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
日伸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遽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
一月之中適減其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
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午數
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
與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對令退朝之後
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斷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紈艷冶之
色和鑰九重叫閣干仞宸禁畫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款詔名
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
名未益承平之化誠恐其未可也况今之政失于寬而蔽于
姑息今之士施于務而幸于因循是養其惰也夫天下之民
為在奉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貧者無置雖天下之大在兵之下
者負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減否無別冗食萬千蠹
耗靡窮邪佞退而復興忠諫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誠欲

止之于未廢救之于將然莫若振綱舉目杜漸防微勤儉為
先剛斷為急權之一去安可再得豈宜崇尚寬大自從清宴
若謂怡神養性之方且非堯朝倦勤之際臣復以為不然也
今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常之蔽加致治之心觀禹
湯克己之規敷文武勤教之旨振三祖之基為百世之法則
垂鴻自我豈不盛歟因歲首正朝之始霽然下令誕告多方
每上恭己辨色居住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
論精思品藻督責賢哲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
輩以利于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
朝掖廷之中間去幽曠以求錫羨之慶官寺之內抑損重任
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
平則可使教敦于上民悅于下足以招天地之協氣而致國
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永

州監酒

正月七日責監酒令并書于此實錄殊不載再是責事可謂疎畧此據清家集及畢仲游神道碑

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口二千一
十二萬三千八百一十四客戶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八
十二口六百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七

